



“妈妈”的魔咒

龚恒利

女儿上初中后，学业压力增大，导致早晨总是起不来床。前一天晚上信誓旦旦地让我第二天早晨叫她起床，然而第二日她总是屡屡爽约。女儿自己也很苦恼，想寻求解决的办法，于是问我：“妈妈，您早晨起那么早，是怎么起来的？”“我不起床，谁来给你做早饭？我不起床去工作，谁来给你挣饭票？”女儿听完我的话，吐吐舌头，不说话了。

我却陷入了沉思。曾经，我也是睡到日上三竿、不管东西南北的懒丫头；曾经，我也是两手不沾阳春水、坐吃等喝的娇小姐。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变成了今天的这模样：自律早起并且坚持读书；从不会在意往日的一双纤纤手指到今天的粗糙不堪，在意的却是孩子是否能吃上一口健康可口的饭菜。

到底是什么让我有如此的变化呢？打开记忆的心门，飘荡而过的河流中，那一幕赫然眼前。那天傍晚，俯在床上逗女儿，女儿唧呀学语，当她奶声奶气而又清晰地叫出“妈妈”两个字时，我一下呆住了。遂抱起她搂在怀里，心怦怦地跳得厉害，紧紧地搂紧女儿。那一刻的满足和幸福，

让我内心战栗，也让我心生恐惧。幸福的是我被冠以“妈妈”的名义，恐惧的是我要怎样做一个“妈妈”。“妈妈”这两个字就像孙悟空的紧箍咒，也像一个魔咒，在那一刻将我紧紧套牢。

“妈妈”的魔咒里，有勇敢。女儿三岁那年冬天，打翻热水瓶，热水从棉裤里灌下，从大腿到脚脖，惨不忍睹。三个不眠之夜，我一刻不停地盯着女儿的双腿，以免她乱动而致伤口粘连。转过身去的时候，我一边吞着泪一边舔舐着自己的伤口：祈求上苍保佑，女儿的伤口一定不要太大，如果可以——可以用我的皮肤换给她……

“妈妈”的魔咒里，有忍耐。女儿小时候写作业特别磨蹭，每个晚上，等待着地所有的借口找一遍，等待着地好不容易坐到书桌前打开书本，等待着地蜗牛爬一般的速度去开始写一个个字……我没有掀破头皮，也没有歇斯底里，而是静静地坐在她身旁，牵一只蜗牛散步，静待花开。

“妈妈”的魔咒里，还有成全。女儿喜欢画画，画室离家比较远，从她六岁到现在，每一个周末和她一起挤公交，走进夏日炎炎，走过冬雪飘飘，这一走就是七年。

当然，女儿睡觉的间隙，女儿去学校的空闲里，我也会取下箍得紧紧的“魔咒”。我看书，我跑步，我也会偷偷溜到咖啡厅独坐一会，喝杯咖啡，朝着窗外发一会呆……没有人知道，这忙里偷闲的充电，是为了让这个“魔咒”变得更有能量，以应变接下来不断升级的“怪兽”。

作家张晓风在《母亲的羽衣》中写道：“其实世上哪一个母亲不曾是穿着羽衣的仙女呢？……而有一天，她的羽衣不见了，她把洁白的羽衣拍了又拍，无声无息地关上箱子，藏好钥匙。是她自己锁住那身昔日的羽衣的。她不能飞了，因为她已不忍飞去——她已经决定做一个母亲。”有一天，妈妈可以褪去羽衣，决定做一个母亲；有一天，妈妈也可以戴上“魔咒”，她甘愿接受一切的考验。只因为她是妈妈，只因为“妈妈”这两个字背后全部爱的含义。



苗君甫

街头开始出现卖柿子的小摊时，我经常站在摊位前看着橙红色的柿子，迈不动脚步。看着看着，我的心就像一只小鸟，从摊位上飞出去，飞过城市的喧嚣，飞过时光的痕迹，停留在婆婆家那棵熟悉的柿子树上。

结婚16年来，我对那棵柿子树情有独钟。春天看它稚嫩可爱的嫩芽、微微卷曲的叶；夏天看它舒展茁壮的叶、玲珑袖珍的果；秋天看它慢慢变红的叶、逐渐成熟的柿子；冬天看它慢慢凋落的叶、傲然挺立的枝干。柿子树的春夏秋冬，给了我很多美好的视觉体验和味觉体验。当然最喜欢的是，在秋天搬一把躺椅坐在柿子树下，看头顶满树的柿子，拥有一院果林的既视感，总是让我很幸福。看够了，我也会爬上树摘柿子，婆婆在树下小心翼翼地扶着梯子，叮嘱我：“慢一点，慢一点，看着点脚下。”等我摘了柿子，从树上下来，公公总是坚持把一个个柿子用纸袋包起来，再一个个堆放在筐子里，让我带回家吃。

我问公公为什么要包上纸袋，公公说：“包上纸袋，柿子的水分不会蒸发，你能多吃几天。”

我喜欢吃柿子，也喜欢看柿子。喜欢在餐桌上用透明碗装一盘柿子，看着柿子颜色越来越深，从最初的橙中泛青，再到后来的橙中泛红，这个过程总能把治愈。我还喜欢捡一根小树枝，把快熟的柿子错落有致地绑在树枝上，仿佛复刻了一棵柿子树在自己家。

四年前，柿子成熟的季节，我正忙着店里的装修，没时间回婆婆家摘柿

不见当年『送柿人』

子。公公几次打电话让我回家，我都说，等我把手头的活儿干完就回去。但是新店的事情繁杂至极，忙完装修，还得忙进货，忙完进货还得忙整理……我还是没有挤出时间回老家。

清楚地记得，2019年8月29日傍晚，我忙了一天，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，公公从老家来了，提了两筐柿子，每一个柿子

都用纸袋包好了，还给我带来了好几根树枝。一见我进门，公公就开心地说：“你喜欢‘种’柿子树，这是在咱家树上弄下来的柿子树枝，你能种好几棵了！”

我笑着说：“爸，我那是玩呢，又不是啥正事，您还专门惦记着呢。”

公公说：“就是玩才好嘛，找乐子过日子，才有意思！”

只是我没想到，那竟是公公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8月31日凌晨，我们接到婆婆的电话，说公公昏迷被送进医院了！我们赶到医院才知道，公公因为脑干出血引起重度昏迷，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了整整一周都没有清醒……他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我们，没有留下一句话。

四年了，公公耐心地给一个个柿子套纸袋的模样还在眼前，公公小心翼翼地扶着梯子的动作还在眼前，公公说的“找乐子过日子，才有意思”的话还在耳边，可我再也见不到当年的送柿人了。

今天，我在街头的柿子摊上买了几个柿子，回家之后，像当年公公给柿子包纸袋一样，我也小心翼翼地给每一个柿子都包上了纸袋——我知道，我包的不仅仅是柿子，还有时间褪色不了的怀念与爱……



深中跨海大桥

郑国华 摄

雪峰，应该有雪

李斌

打开静默的山风
无法拒绝久远的回声，岁月静好
四季里，芳华毕现

每次在梦中路过
怀想中

总有橘香，温柔渗透

一转身，山村里冒出
月光里的新鲜
一首诗，落在空旷的桥面上

有雾落下来
任由古藤抚弄峰岭的心情

草木包容
比腹中的高速公路还辽阔

雪峰，应该有雪
而此时
繁花争相从路人的目光中钻
了出来

遗失声明

联系电话:0739-5322630 QQ:838947461

新邵代办处
寻亲公告

湖南省新邵县龙溪铺镇家乐村12组周籽怡于2019年11月23日18时36分出生，孩子现由爷爷抚养。

现公告寻找女孩的亲生父母，请孩子亲生父母持有效证件与新邵县龙溪铺镇家乐村村委会联系，联系电话：13327296638，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60日内如无人联系认领，孩子将被依法予以安置。

2023年10月30日